

亲情快递

记住父母的生日

钱国宏

前几日出乡看望年老的父母，陪父母吃了一顿地道的农家饭菜。席间，老妈几次欲言又止。妻子见状，再三追问，老妈才吞吞吐吐地说：“明天你们有空儿吗？你爸过生日。”

老妈的话音很轻，但却不亚如一个炸雷在我耳边炸响：明天是老爸的生日？！我怎么居然给忘了？——坦白地说，不是“忘”，而是根本就不知道！自从成家另过搬到城里后，我就再没有给

父母过生日，时间一长，居然连父母生日的确切日期也忘到脑后了！谈到过生日，我的脑海里马上现出我给宝贝儿子“办寿”的情形来。儿子的生日是农历十月十七，生日的前一周，我和妻子就开始筹备了：订价格不菲的生日蛋糕，精心选购生日礼物，开列生日宴会来宾名单，预先订好饭店……儿子过一个生日，我们先光钱就要支出近千元，“操办”得可真是“相当隆重”。

要亲手操办！”妻子站起身，斩钉截铁地说。

第二天，我把在外地工作的哥哥、姐姐及其家人、爸爸的老部下，全部请到饭店，给老爸举办了一个隆重的生日宴会，我当众将刻有老爸、老妈生日日期的铜牌分发给哥哥、姐姐——发牌时，我看到哥哥、姐姐都是一脸的愧疚。

这是目前为止老爸过得最为隆重、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一次生日宴会，老爸特别高兴，在生日宴会上喝了好多红酒，席间还即兴演唱了袁派花脸代表作品《赤桑镇》。看着老爸一招一式的表演和老妈脸上醉心的笑容，我心里酸得差得落下泪来！——多好的老人啊！平时对儿女孝敬得那么多，而对儿女要求却那么少，儿女哪怕孝敬一点点，他们就知足了，就幸福万分了！天底下有多少像老爸老妈这样“吃的是草，挤的是奶”的为人父母啊？天底下又有多少像我们这样整天忙忙碌碌却记不住父母生日的儿女啊……

回到家里，妻子将铜牌端正地挂在卧室里。我告诉妻子：“不用挂了，因为我已将父母的生日深深地、牢牢地刻在了心里！今生今世不会再忘！”

万家灯火

超级粉丝

余平

星期天我一回家就看见老爸正在和老妈怄气，老爸对我抱怨说，老妈整天只顾看赵本山的小品，碟机都快看烂了，找她出去逛逛街、散散心都不愿意，现在老妈眼里就只有赵本山了。我连忙劝老爸为这点小事生气不值，老爸反而更来劲了，对老妈酸溜溜地说：“亏你还说赵本山的小品你已经烂熟于心？你没看过赵本山的小品《昨天、今天、明天》吗？赵本山的梦中情人是倪萍，你就不要在家里自作多情了。”老妈不好意思地说：“是你想多了，我只是赵本山千千万万的粉丝中的一员。”

老妈的确是赵本山的粉丝，从1990年起本山首登央视春晚舞台演出小品《相亲》开始，多年来老妈对赵本山的小品真是百看不厌，不少小品的台词都能倒背如流，小品中的搞笑段子她也是如数家珍。老妈常说赵本山幽默细胞多，语言精妙，字字珠玑，能给人带来欢笑和好心情，不像老爸整天闷不作声，像个鱼木疙瘩，没有情趣。老爸赌气地说：“赵本山这好那好，那你就去找赵本山吧！”前些天老妈和几个老姐妹商量着大年初三后打算去东北旅游，顺便去辽宁铁岭见见赵本山。老爸对老妈说：“你傻呀！人家是大明星，春节还能来铁岭？”老妈却不以为然地说：“赵本山难道就不食人间烟火？他春节难道就不回老家走走亲戚？人家在外面忙了一年，说不准还要在铁岭多住一段日子呢！”老爸嘴上一个劲说老妈傻，心里还真急了，老爸说东北天气太冷，老妈身体受不了，好说歹说，老妈才取消了那个见偶像的计划。

前两天老妈住的社区为丰富居民的业余生活，邀请居民一起参加“模仿秀”表演。老妈找了几个街坊邻居一起报名要演今年央视春晚的小品《不差钱》，老妈模仿的是毛毛，老爸不屑一顾地说老妈是“老黄瓜刷绿漆——装嫩”，到时候肯定要出洋相的。老妈却不管这些，一有时间就乐此不疲地和街坊邻居的陈叔一起排练，老妈说陈叔不但形似赵本山，而且神似赵本山。老爸急了，大声说：“那个姓陈的除了戴的那顶破帽子像赵本山以外，还有哪点像赵本山！我来模仿赵本山，准比他强上一百倍！”老爸说到做到，街坊邻居们演出的小品《不差钱》临时换人，老爸上台后模仿的赵本山惟妙惟肖，老妈的表演也轻松自然，老两口在当天“模仿秀”中得到的掌声最多。

看着老妈在舞台上开心的样子，我对赵本山也充满了深深的敬意，是他的精彩表演给无数个像老妈这样的普通观众带来了欢乐，老妈迷上赵本山，我看值！

单位组织了一次献血。对血，我向来恐惧，听到这个消息，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想找一个借口逃避。

匆忙之间哪有半点借口，眼见得献血的日期近了，虽然恐惧的心日益，但是也是毫无办法。走进献血车，验血结果出来了，说是血红素不够如果不愿意可以献血，我紧张的心情才稍稍放下一点。

回到家的时候，7岁的女儿依偎过来。女儿在6岁的时候出了严重的车祸，当时，女儿被一辆疾驰的面包车撞飞3米多高，并滚落到3米多深的路沟，当时，女儿流了满嘴的血。当我见到女儿的时候，女儿的血已经一滴一滴地滴在出事时刚换好的新衬衣上。

我手足无措地蹲在监护室门口，以为那是一场梦，梦醒的时候女儿就会活蹦乱跳地给我唱歌了。但是，女儿迟迟未醒。正当我准备放弃所有的期待，打算等女儿一旦出意外我便跳楼随之而去的时候，女儿醒过来了。但是，女儿却已经全身瘫痪，失去了大部分记忆了。

医生让我做好女儿终生瘫痪的心理准备，而逃避的肇事者却迟迟不出现。我流干了所有的眼泪。18天后，当我几乎手无分文的时候，朋友们纷纷给我带来一笔又一笔的

钱，让我继续救治孩子。而医院护理女儿的护士也在帮我联系北京同仁医院的医生。那是一个和善的护士，对待每一个病人都认真而热情。当她那美丽

异域见闻

我的美国邻居

赵艳霞

一家超市在招临时工的消息，萨姆逊听后很高兴，兴高采烈地跑去应聘。回来后，萨姆逊乐滋滋地告诉我，他被录用了，做帮忙回收购物车的活儿，月薪二百多美元。

我刚搬过去住时，母子两人都没有工作，但是得州的失业、养老补助都比较高，萨姆逊母子两人虽然过得并不富裕，但是解决温饱还是绰绰有余的。母慈子孝，一家子也过得恬然有味儿。

然而，萨姆逊似乎天生就是个不会享受的主儿，我们熟识之后，他屡屡向我求助，让我帮忙留意一下，看附近有没有适合他干的活儿。刚开始我还以为是萨姆逊虚与委蛇，为自己失业保障金掩饰一下而已。

后来，无意之间，我告诉萨姆逊

以前反有点下降。这样的选择，要按照中国人的思维去看，可谓是十足的傻子。

可是，萨姆逊却自得其乐，他屡屡说：“上班虽然累了点，但最起码，我是靠自己的劳动，自己的汗水养活自己的，不仅这样，我还能纳税，去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我原以为萨姆逊的母亲又老又病的，肯定会有所抱怨，然而，当我和这位母亲谈起萨姆逊的工作时，这位老人也觉得儿子的选择是对的。“他是年轻人，做点活儿天经地义啊……”

事后，我仔细想想，这俩美国人，真是傻得可爱，又傻得可敬啊。

小胖请吃饭

余毛毛



中午时间紧，我一般不做饭，都是在小区大门口的小吃店打个招呼，让他们把饭菜送上去，月底与店老板小胖结一次账，这样有七八年了。那天我到小胖那去结账，对他说道：“小胖，我要搬家了，今后……”我这话还没说完，小胖和他老婆就同时失望地啊地叫了一声，很不开心的样子。“小胖说：“哥，你关照我有七八年了，哥，我对你是有感情啊，今天生意不做了，我专门烧几个菜，我们哥俩好好地喝几杯。”说着不由我分说，就将我拉进店里唯一的一个小包间里。我笑，心想着小胖这小子还真有情义的，今天就白吃他一顿得了。

了。小胖开了瓶很不错的酒，说：“哥，今天我们把这瓶酒对半干了。”说着就将酒平均倒进两个大玻璃杯里。我和小胖喝得将起来，酒喝得差不多的时候，小胖这脸也红了，舌头也大了，拍着我的肩膀说：“哥，你发现今天的几个菜与平时有什么不同吗？”我说：“比平时好吃了。”小胖说：“那当然，今天这几个菜和平时完全不一样。你看这红烧肉，我是完全用广东那边的高级酱油烧的，一粒盐都没放，平时都是倒点地的酱油上色而已；你看这鲫鱼，正宗的野生的活蹦乱跳的鱼，平时那些都是家养的，而且还大部分都是死的；你看这豆腐，是乡下人送上的正宗的豆腐，平时可都是私人小作坊的水货豆腐……”小胖越说越来劲，可我却越听越凉，感情我这七八年就没在他这吃过什么好东西，他可是在我这赚了不少钱啊。

酒喝完了，我执意要付钱给小胖，小胖说：“哥，你是在我这儿吃的最后一顿饭了，打死我也不会收。”我说：“就是因为在这你吃的最后一顿饭，无论如何你也要收。”两个人拉拉扯扯起来，后来我急了，把刚进店门没说完的话说了出来：“我要搬家了，可我只不过是从二楼的小房子搬到六楼的复式楼里去，我还住这儿呢。我今天只不过想告诉你，今后送菜要多爬几层楼而已。”“啊！”小胖像被什么咬了一样叫了起来，他还想说什么，我冲他摆摆手，走了。

生活空间



王卫军

的眼睛望着我，告诉我我马上就可以去北京同仁的脑外科检查并尽可能帮我安排住院的时候，我的心暖洋洋的。在北京同仁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后，

女儿的症狀好转了一些，但是离完全康复还差得很远。就在我们再次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个病友帮我们联系了北京航天医院。在航天医院里，医生对孩子认真而且热情，给孩子针灸的医生甚至放弃了很多自己的休息时间给孩子针灸。在每个星期天的上午，他会从很远的家里叫几路公交车，只为了能够保持女儿的治疗效果。他会鼓励女儿，给女儿讲笑话。和我们同病房的病友对女儿更是疼爱有加。是他们给了女儿生活的勇气，让女儿感受到了生命的阳光。

在另外一个朋友的安排下，女儿出院开始门诊治疗。身无分文的我们，就在朋友的帮助下开始继续治疗。

在门诊治疗期间，女儿开始写作，编辑部的叔叔阿姨们对女儿更是关怀备至，女儿的一篇篇小文开始在报纸杂志上发表。

实际上，女儿的生命源于这人间的关爱。回头想想自己，不觉惭愧起来。尽管自己恐惧血，但是也许自己的血，可以救助另外一个生命。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又一次走进献血车，躺上了献血椅。护士真好，真体贴。我眼睁睁地看着血慢慢地流入血管，多好看的殷红色，比火更红，比太阳更红，原来人体竟是这么美丽的流域啊。

电话是从香港打过来的。打电话的是蛇口工业园区随余涛一起去香港办事的另一位领导：“我们和余董还在香港。你们马上给蛇口工业园区办公室传个话，说我们这就往回赶，让指挥部所有人员都别走，余董他有重要的话要跟大家说。”因为香港和深圳蛇口还不通电话，他只得把电话先打到广州，让广州方面的同志去转告。

不一会儿，那个领导打完电话回到车里，长叹了一口气对余涛说：“老总特别高兴，在生日宴会上喝了好多红酒，席间还即兴演唱了袁派花脸代表作品《赤桑镇》。看着老爸一招一式的表演和老妈脸上醉心的笑容，我心里酸得差得落下泪来！——多好的老人啊！平时对儿女孝敬得那么多，而对儿女要求却那么少，儿女哪怕孝敬一点点，他们就知足了，就幸福万分了！天底下有多少像老爸老妈这样“吃的是草，挤的是奶”的为人父母啊？天底下又有多少像我们这样整天忙忙碌碌却记不住父母生日的儿女啊……”

回到家里，妻子将铜牌端正地挂在卧室里。我告诉妻子：“不用挂了，因为我已将父母的生日深深地、牢牢地刻在了心里！今生今世不会再忘！”

一路上还算顺利。余涛等人回到工业园区临时指挥部，那儿已经按余涛的指示，集合好所有该集合的人。

很快，余涛等人大大步走了进来。几乎所有人都起立迎接了。

余涛习惯性地随手把自己面前的墨水瓶、笔筒、台历等小玩意儿摆得更整齐一些，然后说道：“紧急召集你们开个会，要跟大家说一点今天去香港的感受。你们都知道，我们在香港买了个楼。今天下午去交定金，没想到，那个香港老板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起码可以算是给我上了一直很生动的一课。中午没动身，我们一直很纳闷，今天是周末了，那位香港老板为什么跟催催鬼似的，非逼着我们一定要在下午两点前把两千万现金支票交到他们手上。我们赶紧慢转，提前五分钟赶到双方约定的那个律师事务所，他已经带着两个财务人员在哪儿等着了。办完应办的手续，那个香港老板立刻让他手下那两个财务人员拿上支票下楼跑一分一秒都没敢耽搁。你们说他们去干嘛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是去银行存那两千万现金去了。因为明天是星期六，是他们

的假期，银行关门，办不成事。后天是星期天，银行也关门。而今天是周末，按惯例，香港银行到下午三点就要停止营业。所以，如果不能赶在今天下午三点以前把这钱交上去，就只能等到下周一去存了。这样，这个老板三天下来他就要损失将近三万块的利息。所以他根本就不设这个心思来陪我们聊天。这一路上我一直在想，如果换了我们，我们会为了单位，为了国家，为我们这个蛇口工业园区打完了。这叫什么事嘛，每一回都得先把电话打到广州，再让广州电话给蛇口太耽误事了。你得跟市里的领导好好说叨说叨，赶紧想想办法吧。市里要没招解决这问题，就让我们蛇口自己来解决！”

对这个“我们蛇口自己来解决”的提议，余涛没做任何反应。蛇口和深圳市的关系向来比较微妙。从行政隶属关系来说，蛇口自然属深圳市管辖。但是，作为中央改革开放的另一个试行区域，蛇口又具有它很大的独立性。为此，在中央的默许下，它和深圳同样享有某种“特殊政策”。有些事情，它可以不经“直属领导”深圳市的批准就去做的。但到底哪些事情蛇口是可以“斩而不奏”，或“先斩后奏”，哪些事情是必须“奏然后才可斩”，省里和中央也不是划分的规定的十分明确，更多的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没有规定。

宋梓南显然被小马驹的情况震惊住了。他暗示小马驹赶快离开会场，让如此重要的一次汇报会得以继续进行。散会后，他马上吩咐小马：“把几位副市长和副书记都请到我们办公室去，向他们重新说一下市委和市政府的主要领导都到齐后，他又让小马驹把刚才从市公安局方面接到的报告内容，向他们重新说一下。”

“刚才接到市公安局的报告，在布吉镇郊外，发现有香港方面来的厂主非法租用当地渔民和菜农家的牛棚或仓库，私自生产玩具和服装……”小马驹照着电话记录的内容说道。

小马驹：“更详细的，市局的同志还没怎么搞清楚。他们只是从人员非法越境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还没有和工商、海关等其他方面商榷，进一步清查这里到底还隐藏着一些什么不法行为。”

周副市长说：“我那儿也曾得到过这样两起报告，说是在南头和宝安比较偏僻的渔村里，都发现过类似的现象，香港厂主私自带着发电机和原材料，到这边租用一些空房，雇用我们的廉价劳动力，进行手工生产。”

连载

“老大，不用这么敬业吧？今天好好休息，改天好好琢磨怎么才能拍个男的女的都爱看的，别天天守着你的男人戏。”蔡总说。

大伙正叮咛一通喝着，孙海打来电话，说他也订好了位子，让大伙过去。

“穿衣服，交换场地接着喝。孙海订了地方。”蔡总挂了电话，招呼大家。张伟想早点回家，但他还有剧本梗概要给孙海，没办法，只能跟着他们一起去。

孙海那边的人里有肖亚红，王雪儿也去了。肖亚红坐在孙海边上，中途接了个电话。王雪儿就坐了过去，孙海就搂着她拳拳，两人动作亲昵得不对劲。她这是故意作给张伟看的，但张伟却不懂她的用心，心里很不是个滋味。

“我一定要成为一个优秀的编剧，我一定会参与拍摄一部优秀的电影，我早晚能干出一个优秀的战争片，我发誓。”张伟努力不去看王雪儿。离他不到五米，王雪儿在别人的怀里笑得前仰后合。

“这个小混蛋，根本不看我。他好像心情也不是很好，不知道这个混蛋又在想什么。这个小混蛋，还是不看。你就不一个编剧嘛，牛什么牛？”王雪儿一边喝酒一边偷眼看张伟。她偷看的方法很有技巧，都是举杯喝酒时透过杯壁看。

张伟给王新不停地发短信，可王新一条也没回。他倒收到一条短信，是一个做剧务的哥们儿发过来的：哥们儿，最近流感大流行，出门应翻完了一定记得多洗手，我们剧组里已经放倒好几个演员了。

张伟给自己满了酒，谁也不敢自己仰脖干掉了。

“这个小子，我今天估计又想买醉。”王雪儿无奈地叹息。

“来，美女，咱俩喝个大的，预祝你成为明星。”孙海和蔡总碰了碰杯子，把王雪儿的杯子也倒上了酒。

蔡总知道孙海已经喝醉了，孙海的手环在王雪儿的腰上。

张伟好像对这边发生的事浑然不觉，他醉了，是被送回回去的。一帮人把张伟弄回家里，王新看到张伟也傻了。蔡总把王新拉到一边去：“别管他，就是喝醉了，问题不大。”安顿好了张伟，蔡总才和几个哥们儿去洗浴中心睡觉。

知道你有一帮朋友。对了，你没睡吧？没事我去睡觉了。”王新看着张伟有点厌恶，感觉他整个人都阴沉沉的。

“你以后少跟丁雷接触，别人会有看法。”

“他今天说介绍几个能办经济适用房的朋友给你认识，我估计你脱不开身，就一个人去了。”王新很聪明，事先给自己找好了退路。但张伟的心事不在她上面，张伟傻傻地盯着白纸，飞快地写着什么。

王新的厌恶感更强了：“你怎么一点不关心房子的事啊？整天只想着你自己的事情。”张伟沉浸在他的思考中，很唏嘘地说：“房子不重要，明天再说，我现在要换个故事。”

“唉，王新这种人，真是不正常。”王新有些无奈地说。

“你们早点睡，我现在要工作。”张伟歪着嘴笑了。他想写点东西，想针对2008年奥运会，写一个普通人战胜挫折，最终赢得奥运冠军的剧本！

他列了几个比赛项目，这个项目必须是中国的传统优势项目，比如：跳水、乒乓球、射击、羽毛球等。这个项目必须是一个单人项目，最好是对运动员的心理素质要求较高的项目……张伟在脑子里搜索着。

张伟摇摇头叹气：写作这碗饭真是不好吃啊。估计北京的小姐这会儿都在休息了，就我还在工作。张伟自嘲地看着窗外。他匆忙地睡了会儿，起床时已是下午。

他起来泡了杯铁观音，趁着热乎劲喝了起来。等精神缓了过来，他给王新打了电话：“喂，今天几点下班？你嗓子怎么了？不会吧，那你下班早点回来，我给你做饭，咱们在家里吃吧？”

张伟慌慌张张地穿外套，王新嗓子肿了，张伟决定给她煲冰糖雪梨子汤。

冰糖雪梨子其实很好煲，把梨子去皮切成了丁，扔两块冰糖进去，高压锅一压，二十分钟之后起锅就行。别看张伟平时吊儿郎当的，但做饭却很利落。他拿保温桶盛着梨子出了门，刚打上车，张伟还没顾得上跟师傅说去哪里，手机就响了。

“喂，张伟，我是肖亚红。有个事跟你说一下，王雪儿嗓子肿了，我陪她在安琪医院看病。她发烧了，你要有时间过来看看她。”

张伟这下傻了，现在是去北居然之家看女友，还是去安琪医院看王雪儿？